

南台人文社會學報

第二期 2009年11月 頁125-154

一位原住民男同志的生活經驗優勢初探

邱珍琬

摘要

關於同志議題的研究近年來有遽增的趨勢，這似乎暗示了不同研究領域對於弱勢族群的關切與注意，然而同志不是單純性向身分而已，還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包括種族、信仰等因素摻雜，而對於國內原住民同志的相關議題似乎較少受到關注，當同志加上種族的背景變項，所面臨的生命經驗會有何差異？本研究從一位自認為排灣族原住民男同志阿基的故事敘述中去發掘、了解他的生命經驗，也希望增加本國對於種族背景的同志族群與文化影響的些微了解。本研究以半結構式深度訪談與觀察為主要資料蒐集方式，研究結果發現：阿基在原住民與同志雙重污名化底下，仍可以成功認同自我，其優勢是好成績（也表示有能力）、主動

邱珍琬，屏東教育大學教育心理與輔導學系副教授

E-mail : chiujane@ms34.hinet.net

積極的個性、對自己真誠的堅持、用心經營人脈，他也有很強的自我強度與幽默感，這些特質協助他一路走來可以堅持真實的自我，也面對不同的挑戰；他的同志認同過程是：發現不同、確認、與現身。

關鍵詞：男同志、原住民、優勢

STUT Journa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November, 2009, NO.2 pp.125-154

A native gay's life experience-a pilot study

Jane Chiu

Abstract

The increasing research on sexual orientation seems to suggest different fields pay attention and concerns to minorities in Taiwan. However, gayness is not only about sexual orientation, it combines with other components such as culture, race, and beliefs etc., thus makes it more complex. This study was an attempt to explore how a native gay man viewed his gay identity and his strengths and challenges. A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was used for data collection as well as informal chatting and observation before the research was conducted.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Jane Chiu, Associate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Educational Psychology and Counseling, National

Pingtung Universtiy of Education

E-mail : chiujane@ms34.hinet.net

A-Chi (the participant), though under the double pressure of Native and gay, encountered challenges successfully with his academic excellence,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 life, authenticity and perseverance, interpersonal intelligence, as well as strong ego strength and sense of humor. His gay identity process has been through feeling differences, identifying, and disclosing and coming-out.

Key words: gay, native, strengths

緒論

同志身份加上原住民，變成少數中的少數，具有雙重身份的同志怎麼看待自己的性別認同成長過程？所面對的挑戰又可能有哪些？在這個成長歷程中，他看見了哪些優勢與阻礙？反映在他自己身上又是怎樣的領悟？國內關於原住民同志的研究論文極少，最具代表性的只有達努巴克的「是原住民，也是同志：排灣男同志 Dakanow 的生命之歌」(2004)，與本文所要探究的議題最切近，選擇阿基來現身說法也是一個因緣際會，他有排灣（父）與布農（母）的血統，在一次研究訪談中，他很自然就道出自己是同志的事實，即便在諮商治療場域也很少見到一位坦然而向不太熟悉的陌生人出櫃的同志，這讓我想到性傾向認同的議題，也許那些認同模式可能有不同的考量與可能性，也是這個研究的源起。這篇論文不想要只從認同的發展起筆，而是希望自敘事者阿基的故事出發，看到不同的角度的同志生活與面向，當然也包括他對於自己性身分的認同、所遭遇挑戰與因應方式，特別是著重在他的優勢部份。

文獻回顧

一、性傾向認同

異性戀者沒有所謂的「性傾向」問題、或是性傾向認同問題，就某方面而言是一種特權。關於性傾向認同發展的相關模式或理論，已經有許多論述出現，包括 Cass (1979, 1984, 1996)所發展的「現身模式」--「性傾向認同形成」(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是最受到後來研究者的注意的，主要是根據「人際協調理論」(Interpersonal Congruence Theory)所發展出來的，主要是以三個向度來看「現身」過程：自我知覺、行為覺察、以及覺察他人的反應。一共分為六個階段：(1) 困惑迷惘(identity confusion)，(2) 比較(identity comparison)，(3) 忍受(identity tolerance)，(4) 接受(identity acceptance)，(5) 引以為豪(identity pride)，與(6) 統整(identity synthesis)。Cass 的現身認同過程中，會分析每階段可能的選擇反應，不是單一以「成功」或「失敗」來論定，因此也增加了其在

實際運用上的可信度(Hunter, Shannon, Knox, & Martin, 1998)。

另外 Newman 與 Muzzonigro (1993)綜合各家說法整理出了三個階段：(1) 感受期(sensitization)-感覺到自己的與眾不同，(2) 覺察困惑期(awareness with confusion, denial, guilt, and shame)-知道自己可能是同性戀者，卻有許多複雜情緒伴隨而來，迷惑、否認、有罪惡感、覺得丟臉，(3) 接受期(acceptance)-知道自己的同性傾向，可以接受，並與自己相同的人有更好的聯繫、與隸屬感(p.21-22)；D'Augelli (1994)發展出來的模式(Model of lesbian-gay-bisexual development)將個人、社會、親密互動關係、與歷史社會因素列入，但 Rivers(1997)批判此模式缺乏反省性(reflexivity)；Elizur (2001)則是以自我定義與接受、及揭露性傾向作為認同過程的描述重點，而 Alderson (2003)提出的「生態模式」(the ecological model of gay male identity)，則是整合階段與過程，將個人內外因素都考量在自我定義的範疇內，特別是不將性行為列為認同的必要條件，因為許多的同志並不需要經過性行為這一關才會意識到、或完成自己的性傾向身分。Wong、Timothy 與 Tang (2004)以「合理行動理論」(theory of reasoned action, or TRA)為基礎探討中國男同志的現身過程，其發展是：青春期對同性的幻想、覺察自己的同志傾向、同性接觸、自我認同與揭露同性取向。值得一提的是，之前的研究者多半認為「現身」只是一個單一事件，然而 Rust (1996)卻強調應該是一個終身持續的過程，Rosario、Schrimshaw、Hunter、與 Braun (2006)的研究也証實了這個觀點；邱珍琬(2002)的研究將同志認同過程視為一個「自我再發現」的歷程。一般同志大概需要經過十六年的時間才確定自己的同志身份(Alderson, 2003)，「現身」的原因包括自我心理健康、自我價值觀(如誠實、身心靈的統整、受到自己關切人的認可)、與專業或是社會政治上的福祉等理由，然而最重要的是要整合自我的所有面向成為一個發揮完整功能的人(Pope, 1995)。

二、現身因素與過程

「現身」或「出櫃」(coming out, coming out of the closet)是對他人

吐露自己是同志或異性戀者的過程，吐露自己的性傾向是很大的一種冒險，但是卻是真實生活很重要的一個關鍵，個體會權衡其危險性，主要是希望可以維持心理上的安全環境，避免自身受到拒絕、或是恐同現象(homophobia)的不良影響(Taylor, 1999)。雖然普遍而言，男性同志在現身認同過程中，較之女同志要艱難、遭受的壓力較多，多半是因為大社會對於男女角色期待的因素(Lever, 1978, cited in Rivers, 1997; Negy & Eisenman, 2005)，而女性之間的親密，是較被社會認可、允許的(Esterberg, 1994; Sears, 1989)，也因此女同志一般覺察自己性傾向的時間較之男同志較晚(Lever, 1978, cited in Rivers, 1997)，但其認同較為一致、少有更動(Rosario et al., 2006)；也許因為近年來同志能見度的增加，也讓這些少數族群在發展早期就意識到自己的性傾向，而與其他同雙性戀族群的接觸，對於其自我認同有正面影響、也可以協助克服一些刻板印象與感受(Floyd & Stein, 2002)，所謂的「認同」就是在自我覺察與環境之間取得一種一致性(Taylor, 1999)。一般社會對於男性的要求尺度也較多、嚴苛，甚至是一些自認為思想先進的七年級生，對於同志議題的接受度應該很高了，卻也對於男性較「娘」(女性化)的行為多有批評，而許多人(不分性別)也會將女性化行為與男同志做自然掛鉤(蔡兆倫，2006)！

「現身」過程中，同志或雙性戀者會有選擇性地讓他人知道自己的性傾向，考慮現身主要是依照個人當時處境以及與現身對象的關係而定(Cain, 1991)；根據調查，男女同志選擇向好友「現身」的居多(Savin-Williams, 1990)，最擔心向家人(尤其是父母親)吐露自己的性傾向，因為有許多負向的後果可能會接踵而來(Savin-Williams, 1994)，包括被拒絕、斷絕關係、羞辱、言語或肢體虐待，造成許多同志/雙性戀者青少年會以其他像離家、逃學、性濫交、嗑藥、酗酒等等「宣洩」行為(acting-out behavior)來抗拒這些壓力與焦慮，甚至企圖或想自殺、以結束這些痛苦(Coleman, 1989; D'Augelli & Hershberger, 1993; Proctor & Groze, 1994; Rotheram-Borus, Hunter, & Rosario, 1994; Schneider,

Farberow, & Kruks, 1989), Wong 等人 (2004)對中國同志的研究也發現類似結果, 只是以同志朋友為最先, 其次是異性戀朋友、接著是手足、父母與同事。因此大多數的同志寧可與家人維持最低限度的關係、以免身分曝光, 也因此有研究者稱這種逃避、不對家人表明自己性傾向的舉動是「在櫃子裡的戲法」(juggling in the closet), 就是保持與家人的地理空間距離、或只是維持最低限度的聯繫(Brown, 1989)。

倘若要對雙親現身的時機, 基本上會在經濟獨立、或多少脫離雙親掌控之後(Floyd & Stein, 2002), 當然個人特質與生理環境等因素是相互影響的, 也影響到個體的不同性向認同的發展(Cass, 1996), Floyd 與 Stein (2002)也証實了個人經驗與特質對於性傾向的認同較有影響。當個體遭遇到主流文化與自我認同少數文化的衝擊時, 自我吐露或是與其他同儕的接觸, 可以協助個體更朝向開放與自我接受的路途邁進, 反之若是刻意去掩飾或否認, 可能就會縮回了對自我身份的認同(Cass, 1979); 家人的支持與接納是同雙性戀族群很重要抗拒外界污衊與歧視的利器(Hershberger & D'Augelli, 1995, cited in Elizur, 2001), 而對於傳統保守的以色列男同志來說, 家庭的動力系統在其認同形成與心理的調適上佔了重要因素(Elizur, 2001), 這一點或與中國社會若合符節; 在發現自己不與一般人同時, 會感覺到自己像個化外之人、或是迥異於同性的人, 一般家人也不會談論關於性傾向的問題, 也往往不會選擇找父母親做第一個現身對象(Yarhouse, Brooke, Pisano, & Tan, 2005)。中國人濃郁的家族觀念, 也可能讓家長子女有榮辱一體的感受, 子女不同於眾的性傾向, 也可能因為社會污名與標籤之故, 影響到家長, 甚至迫使家長成為父權制度下的「共謀者」, 逼迫孩子順從主流文化, 這樣的壓力加諸在孩子身上, 就可能是制度文化、孝順與自我之間的爭拔戰! Rivers (1997)也特別提醒同志認同發展必須要將父權社會的環境與文化脈絡(Elizur, 2001)考量在內, 而 Myers (1991)等人所發展出來的認同模式也特別將環境壓迫列入影響認同因素之一 (cited in Pope, 1995)。

三、影響現身因素

美國原住民對於許多事物的看法不是直線式的、強調和諧平衡的轉變，即便對於性別傾向的看法也是介於兩個極端之間，有所謂的陰陽「兩種精神」(Two Spirit)共存於一個個體之中的信仰，也許在自己的主體文化之內不會因為性傾向而受到歧視或偏差待遇，但是置身於主流文化中，卻也不能免於受到壓迫，而對於原住民同雙性戀者，也不能單以這樣的論述待之，畢竟個體間還是有其差異性(Garrett & Barret, 2003; Yarhouse et al., 2005)；而非裔美人對於性傾向的少數族群較之白人有較高的恐同傾向，其中宗教信仰扮演著重要因素，而且一般說來無論種族，男性較之女性有更顯著的恐同情況(Negy & Eisenman, 2005)。

「現身」的主要目的是希望可以讓彼此關係更親密，有必要讓對方知道自己的性傾向（自我的一部分）(Hunter, et al., 1998, p.84)，也就是說同志身份對其本身具有特殊個人意義(Alderson, 2003)，許多同雙性戀者發現一旦自己的性傾向成爲一個不可向外人告的秘密時，許多事幾乎都受到阻擋、也不能說了，這也造成他/她本身更孤立無援的狀態。原住民同志採行的「自然式現身」與「和異性戀友善互動」的生存之道（吳紹文，2004），似乎也是權力與階級壓迫的產物。Cain (1991)更進一步指出：即便不對他人做「現身」動作，也不一定就是不健康、或是自我認同遭受阻礙，每個人有自己適應的方式與步調，而現身（或像他人吐露自己性傾向）的動機包括：治療上獲得情緒支持與宣洩，與他人建立更佳的關係，爲了避免他人質詢婚姻或親密關係等問題的解決之道，避免後續問題出現（如求職時）的防治方式，爲了政治因素、爭取認同與權益的現身，以及在極自然情況下的自動現身；而不現身的理由也有：認爲不適當（可能會妨礙目前的生活與人際關係），不值得（要付出的代價太大），爲了尊重他人的感受與信仰，逃避責任、不想承擔現身之後的後果，以及怕在政治與社會上受到壓迫與歧視的現實(pp.69—71)。

同志或雙性戀青少年現身過程，遭遇最大的阻礙仍然在既存的「異性戀主導」的社會(Isensee, 1991)，包括「同性戀恐懼」（或「恐同」；社

會大眾之外，同志或雙性戀者本身亦有)、暴力事件 (Hunter, 1990, cited in Hunter, et al., 1998)、工作阻礙等等；Newman 與 Muzzonigro (1993) 在整理研究者的結論中也發現，同志「現身」的影響因素包括：性別因素、異性戀/同性戀經驗的多寡、雙親對同性戀的態度、以及與父母之間的關係(p.216)，而兩位研究者也發現，來自較為傳統保守的家庭觀念的同志青少年，是最感到自己是孤離的，將場景換到台灣，可能要挑戰的是父母親「傳宗接代」的觀念、父權上下階層的倫理、家族的榮辱、親子關係的變化、父母親的罪惡感、子女的不能言說等。

建構同志認同的正面因素（也可以是「現身」因素）包含了：情慾開展與情愛關係、正向的同志論述、進入大學與參與同志社團等（瑪達拉達努巴克，2004），將「情慾開展與情愛關係」置入與考量為正向影響是很好的一個論點切入，這也是同志族群意識自己不同於眾的關鍵；同志意識的覺醒主要是自身受壓迫經驗與性別經驗的反思，受到女性主義論述洗禮，而自身的性格也佔了很大的比例（吳政庭，2005），此外涉入或認同同志社區、對現身態度正向也是助因(Wong & Timothy (2004)。而台灣的同志運動似乎將原住民同志排除在外，這是另一種階級壓迫的顯現（吳紹文，2004）。王思萍（2003）觀察女同志社團的成立與成員互動，發現參與社團有助於同志認同與現身，也是賦能的展現（吳政庭，2005）；而現身程度深、與同志族群接觸多則對於自己未來有較深遠的期許、較有規劃，反之則期待自由、與虛擬網路上的朋友見面較多（林本蕙，2003），可能也反映出對於自身未來的不確定與挫折。對於已經選擇婚姻的男同志來說，主要是因為婚姻壓力與對同性情慾探索不足所致，而在婚姻中的分工也較為傳統保守，對妻子有同情與自責的感受，決定待在婚姻關係中的主要原因是：婚姻與家庭責任、以婚姻掩飾自己同志身分、妻子不願離異、離婚將損及自身目前所享有之權益、處理離婚麻煩、怕孤老以終、以及認為夫妻關係較同性關係穩定（鍾國誠，2004）。

Rofes (1989)針對目前美國教育界對於同志/雙性戀族群的許多需要改進議題提出看法，包括不同性傾向的成人沒有提供鼓勵支持的環境、缺

乏提供大眾有關此族群特殊需要的資訊（所謂的「缺乏友善資訊」，吳政庭，2005，p.154）、學校單位不敢提出或面對有關的爭論性議題(p.450)，甚至沒有顧慮到同志情慾（吳政庭，2005），我們校園內要成立同志社團也遭受諸多阻撓就是一例，這也間接說明了「同性傾向」的不被接納與不能公開化。而 Kielwasser 與 Wolf (1992) 二氏，發現同志或雙性戀者與異性戀者一樣，多半是自這些大眾傳播管道上獲得性知識，然而分析結果卻發現，同志與雙性戀觀眾的需求沒有被照顧到、反而有意無意中被污衊扭曲，使得此族群更難找到健康的角色模範，這樣的結果導致同雙性戀族群必須要自謀生路、獨立奮鬥，是被社會刻意邊緣化與疏離的一群，充分反映了所謂的「多數霸權」現象！

四、原住民同志

排灣族強調「長嗣制」，沒有性別區隔，婚嫁沒有誰「娶」誰「嫁」的主從或權力關係，夫妻之間的稱謂也是對等的，當然也不強調所謂的男性氣概或刻板的性別角色，而對於孩子教養的容忍力超乎一般漢族（周芬姿，2003），而男女因為性別而有的制式分工，不能排除漢化（或主流文化）的影響（達努巴克發言，2003，非父系社會之性別圖像：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與漢族的對話）。達努巴克（2004）的敘說研究提到原住民族群受到政治力影響，使得原住民同志的主體性隱而未見，與吳紹文（2004）所見相同，而排灣族的社會建構、階級制度、與性別明顯的區隔，也影響原住民同志的情慾建構和運作，對照文獻中對於排灣族的文化描述似乎有差異；而主述人 Dakanow 建構其同志身份的優勢（如情慾與愛情關係的開展、正面的同志論述、接受高等教育、參加同志社團等）可以與本研究做對照。

美國方面對於原住民同志的研究裡，談到最多的是「多元文化」這一區塊，只是研究不同文化的同志族群畢竟還是少數，Walter Williams (1993)以他自己是同志身份在學術界為例，提到未獲終身職之前根本不敢現身、擔心自己工作不保，只好從不同文化的研究中去接觸「性傾向

不同」的人，他也發現其實少數原住民族群對於性向或是同性關係其實有極大空間。而身處於澳洲白人爲主的亞洲同志族群，所面臨的情境與台灣的原住民同志類似，只不過亞裔澳人衝突較多的是自身群體文化與澳洲個體文化的扞格，與本國的情況大不相同(Mao, McCormick, & Van De Ven, 2002)。

研究過程與方式

本研究只就一位受訪者做生活經驗的訪談研究，研究方式以半結構性的深度訪談爲主（訪談問題見附錄），雖然是「訪談研究」，紀錄也是以這一次的資料蒐集爲主，但是在研究呈現裡會將對於阿基的相關觀察與資料也納入。研究參與者爲南部某大學大三、排灣族、自我定義的男同志，阿基（化名）父親是排灣族，母親爲布農族人，年紀都在四十來歲，阿基原本是研究者在做另一項研究時的參與者，而其在當時受訪時提及自己爲男同志的身分，後來研究者詢及其生活處境，發現他一路走來似乎沒有太多的困擾、甚至是得天獨厚，因此想要進一步探索其生命經驗與性傾向之間的關聯。嚴格說來阿基應該是「半個」排灣（布農）族人，卻自認爲是「排灣人」；在此次訪談前後，與阿基因爲另一個研究的邂逅，有了較緊密的接觸與了解，加上在校園內偶遇與交談，雖然還是看到他獨自一個人，但是知道他並不孤單。對我來說，阿基的特殊是因爲：他在初識之時就表明自己的同志身份（而且與該研究議題無關），這一點的確讓我驚訝；其二，阿基外表是十足的「原住民」，但是言行舉止、特別是發言用詞相當有水準，與外表有些「不搭尬」（外表粗獷、發言用詞文雅），後來明白他是「正港」的「原住民」，不像若干原住民同學父親是退伍老兵、少了「純粹性」；其三，他的課業一項很不錯，從高中開始就是以獎學金度日，在原住民同儕的表現裡非常傑出。

本研究是在民國九五年四月十五日進行約兩個小時的正式訪談，此外輔以訪談之前與阿基零星聊天的紀錄與觀察，阿基對於自己是同志身份表現得很坦然，儘管只是因爲前一次研究的因緣，他也願意直接對研究者出櫃，我當時問他爲什麼冒這個險？他還說因爲相信，因此我也很直

接邀約他做另一個主題「原住民同志」的探討，阿基也慨然應允。

資料呈現的方式以「忠於敘說者」的立場出發，希望可以更貼近敘說者的經驗，小標題則是以歸類方式標明，在引用敘說者原文內的（）部分，是研究者為補充原意、讓讀者了解更為完整所添加的。訪談同時進行同步錄音，並在聆聽同時紀錄進行重點摘錄，針對不太明瞭部分做澄清與詢問。訪談錄音之後，由研究者親自進行逐字稿謄寫，在不斷反覆聆聽的過程中，儘量將敘說者所欲表達的意思做脈絡解讀，務期吻合受訪者原意。

資料分析與討論

一、很小就意識到自己的與人不同

阿基發現自己的與他人不同是在國小的時候：「小時候就喜歡男生，是五年級的時候就喜歡一個六年級的學長，然後就這樣子。、、、下課後就故意經過人家教室，學長不認識（我）啊，就故意經過這樣子，就看到他就開心了。」「國小六年級、、、然後就覺得怎麼自己喜歡的跟別人不一樣，就是別人喜歡女生、我喜歡男生這樣。」當發現自己與週遭的男性不同時，阿基就找途徑去了解這樣的差異：「然後我會去查附近的圖書館、就去查書。原來這樣的行為就叫做『同性戀』。」國小階段大家在傳「男生愛女生」的時代，對於自己不喜歡女生也覺得奇怪，只是擔心自己是唯一的特例，因此也將這份疑問存留在心：「可是也不敢去質疑好像自己跟別人不太一樣，好像就只（有）我這個案例這樣，我都沒有講。」

因為與週遭人相形之下、覺察自己的不同，吻合身分認同初階的「困惑迷惘」與「比較」(Cass, 1979, 1984, 1996)，也因此阿基會主動去翻書、找答案，印證自己為何不同，但是在情緒上較少困惑的表現。

國中階段對於喜歡的對象會先與其作好友，有過許多單戀的經驗，也不在乎對方是不是喜歡他，只是要享有自我表白的權利：「只想讓他知道我就是喜歡他就好了。」國中確定自己不同，也曾經否認過，甚至聽

取同學的建議、希望自己可以去喜歡女生：「要去喜歡女生怎樣，可是還是沒有辦法。只是想過那種畫面，可是就是沒有辦法。（研：那是什麼畫面？）就是去親女生啊、跟女生手牽手。」

青春萌發期，對於自己喜愛對象更為明確、甚至會進一步表白，也在此階段確定了自己性傾向與多數人不同，雖然也曾經想要「跟別人一樣」、去喜歡女生，但是就是做不來，最後選擇忠於自己。阿基在表明對同性愛意的時候，並不擔心被拒絕(Savin-Williams, 1994)，反而認為是自己應有的權利，這一點的確特殊！

二、現身也是戒慎恐懼

從懷疑到確定，就是去找書比較、認定，當時沒有特別的情緒：「都還是一樣啊。就是之前可能會喜歡某個學長或同學之類的，然後那時候（想）喔原來我就是這個，就這樣子。」也有比較安定的感覺，但是不會害怕，因為當時較少負面的訊息出現。

「我有跟別人講是在我國二下的時候。就跟一個室友非常好，就是學弟啦，那時候我就跟他講這樣子。（研：為什麼會特別選他講？）因為我們每天都膩在一起呀！（研：所以你覺得很安全是不是？）對。」

當發現自己與人不同時，他的感受是：「那時候就不敢說，然後也都沒有說，然後跟自己的青梅竹馬表姊啊也都沒有說。就覺得說不太一樣，你就不敢說這樣子，怕說出來，然後因為當時也沒有聽到說『同性戀』這個詞，是就是看書（才知道）。」後來與室友表白之後：「最後就在跟學弟講過之後，就再跟他們（表姊們）說這樣子，她們就說她們知道了這樣子。」表姊們在他現身之後，似乎表現得太過平靜，阿基說：「她說從我平常講話啊的內容啊，（研：你平常講話什麼內容啊？）就是講說還蠻喜歡一個同學怎樣怎樣、、、就是講我們多要好這樣，她們就覺得怪怪的。」

對親人現身，還是一項挺冒險的舉動，但是阿基很有把握地說：「不會呀，因為我們（感情）很好，因為我們從小一起玩到大的。」而為什麼決定對表姊們現身呢？他當初是想到什麼？「就覺得我們很好，然後

我什麼話都會講，這樣就跟我跟我室友一樣啊，我每天回去之後，我就會把我今天所發生的事情然後有什麼感想，會一五一十地報備出來，然後跟我朋友也是一樣，發生什麼事就一直講。就是當你這部分不能講的時候，其實（研：就有很多不能講。）對，我會發現說你很多話題是沒辦法說、你就會停止了，或是你不會再深入了，你就講到某方面之後你就會停了。」先對自己的表姊與朋友們現身，雖不一定是同志好友（Wong et al., 2004），而不是選擇最親密的家人，主要也是因為與他們情誼深厚（Savin-Williams, 1990）、認為他們可以接受自己的同志身分，此外不能不考慮阿基對家庭的歸屬（Elizur, 2001）、族群階級制度（Yarhouse et al., 2005）、以及主流父權文化對於同志族群的歧視與不容忍（Elizur, 2001; Rivers, 1997）。自己的同志身份的確也影響到其他的生活面向，而現身是爲了讓自己活得更真實、真誠（邱珍琬，2002），也是爲了讓他人更靠近、更了解，也進一步讓彼此的關係更深入！

要跟親密可以信任的人吐露自己的性傾向，的確需要極大的勇氣，而阿基也在做出櫃這個動作時，有許多的焦慮，即便自己已經準備要說了：「就是湧（鼓）起很大的勇氣，因爲那時候段考，我印象很清楚，我很忐忑不安，這樣講說很尷尬。、、、講出來之後，大概尷尬了五分鐘，都不講話、就覺得很恐怖這樣子，然後他就終於答覆說『沒有關係呀，不會怎樣啊』這樣子。最後（兩人關係）還是很好。」突破了這一層，讓阿基覺得與對方更親密，自己的性傾向讓許多事都不能說、不能做：「就是擋很多部分，就是你對事情的想法或是你覺得這樣怎樣，那都會沒有辦法談的。」性傾向竟然影響著自己生活的諸多面向，有個「不可言說」的性傾向擋在前面，竟然會影響那麼多，也可以想見阿基苦澀的心情！現身之後，朋友之間都信守承諾，沒有將他的秘密公開，這也是阿基覺得很安慰的地方：「我的朋友都很好，像我班上的男生就是都知道，可是我們班的女生都不知道。（研：這是男人與男人之間的承諾嗎？）（阿基笑）。」

三、對喜歡的人會明白表態

從國中開始，阿基對於自己的情感很誠實，有喜歡的人也會直接向其表白：「通常我喜歡這個人，我就會跟他講。、、、所以大家都知道，也沒有差，（研：他們即使不接受你的喜歡或你的表白？）可是我們還是很好的朋友，從我國中到高中到現在都還有聯絡。」對方若未給予善意的回應，阿基說：「也不會怎樣。（他們會）傻笑啊。」國三那一年也對一位同學表白，對方臉紅、有一堂課不說話，後來還是阿基主動去找對方說話，對方就說：「幹嘛啦？」反正尷尬了一陣子就沒事了。表白之後當然希望獲得正向的回應，但是若對方性傾向不同、或是回絕了他的表白，他也慢慢習慣，希望與對方保持朋友情誼：「小時候又不懂這種東西，然後到高中之後就覺得不會怎樣啊，因為你又不是同性戀，所以你可能喜歡我，所以就覺得當好朋友就好。高中朋友就會說我這麼喜歡你，我們到底要怎樣？我覺得沒有那個必要啊，就當好朋友就好啦！他又不喜歡男生、他喜歡女生啊。」阿基堅持自己有表白的權利，但是對方不接受也是對方的選擇，沒有必要強人所難：「就好像說今天有個女生寫信來給我說她喜歡我，然後她要我喜歡她，這也是不可能的事，那當然我所做的就是說我們還是好朋友，平常我關心，然後去玩這樣就好了。」

對於自己的對象阿基說：「沒有限定，我希望他是一個很有內涵的，就是看得順眼就可以了，不是他很帥那一種。所謂的內涵就是，比如說可能你的文化、工作，就是有一個專長。、、、喜歡斯文、又帶點壞壞的感覺。」阿基基本上將對象設在與自己同樣是原住民，這與他進入大學之後開始積極認同自己所屬族群有極大相關，目前對於親密關係所抱持的態度是：「隨遇而安哪，因為很難認識，然後要出來見面、要去哪裡，都是很麻煩。」這也說明了同志族群的活動空間真的受到社會眼光與壓制，大大壓縮了！而阿基也「很怕麻煩」：「就是我很懶，就是幹嘛要出去、我不想做那種事情，就覺得很麻煩。有時候就是網友，聊一下天怎樣，就是蠻無聊的啦。」

在學校也有心儀的對象，只是不像以往那樣會較為直接採取告白動

作：「現在年紀那麼大了，也不再玩那種（告白）遊戲了。」現在的所謂「成熟交往」就是：「他知道也好，不知道也不會怎樣，可是我覺得他還是一樣，就不要說看到說很害羞。」阿基提到自己喜歡班上一位男同學，而男同學的女友也知道，還會開玩笑說：「好啦，我就讓你們兩個在一起啦，我們租個房子啊，我就說『妳說得對！』」。可見阿基也對親密關係有了不同的期待與追求方式，因此態度上變得謹慎。

四、同志污名可以用成績克服

之前阿基也會擔心像自己國中班上似乎都知道他的性傾向，主要是因為大家感情很好，但是還是會擔心一般大眾給同志的框框與污名化：「就是身為一個同志啊，對呀 gay 這個框框下去，所以你是一個同志，可是也就是成績不好啊、行為不好啊、品行不好或沒有什麼特殊才能，（研：就容易被污名化。）對，也就被污名化了。、、、就像我同學就是，我們兩個在一起，然後他就成績不好，大家都愛欺負他，可是大家就跟我很好，然後不會開我這種玩笑。所以我就是覺得就是假如你不要人家講的話，你就要有一項特殊的才能、或是你要特別優秀的時候這樣子。」這似乎也暗示了身為同志似乎被期待或自我期許都要嚴苛一些，這樣才可以堵「悠悠之口」，要不然可是會落人口舌的！相對地，功課可以是阻擋親人關切眼神的一個屏障（邱珍琬，2002），在這裡成為他的保護衣，不讓同志污名套在自己身上！這其實也反映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的一種迷思——以學識論斷人品與其他。功課與人緣成為阿基抵擋他人對於自己同志身份的有效武器：「像我同學就會被別推來推去、比較嚴重，那我就還好。」

五、身為原住民同志的感受

身為同志，選擇的親密對象就大為減少，又加上原住民的身分，其實就是弱勢中的弱勢，阿基也早意識到這一點：「我真是少數中的少數，我真是稀有動物。他們說怎麼說？我就說我是原住民又是 gay，少數中的少數，以這種機率來算的話，然後他們就一直在笑啊！」（阿基大笑）

還自我解嘲道：「那麼我就要更多補助啊！」

冒著同志與原住民「雙重污名」的險，阿基也覺得啼笑皆非：「就覺得很好笑啊，也不會覺得怎樣。就覺得很難過，但是難過之後就不會再去想。」

也許也因為多想無用、於現狀無補。種族加上同志身份，讓阿基的身分更弱勢，但是他選擇不去在意，也可以想見其內心的掙扎與繁複。

阿基的朋友以異性居多，而且人緣甚佳：「同性朋友很少，（同志朋友）也沒有很多，國中一個、高中一個，大學認識幾個。」畢竟阿基還是希望朋友可以交得深，但是無損於他的好人脈。

六、所接受的待遇

阿基還沒有遭遇到讓其很難堪或是傷害極大的待遇，他歸之為所置身的環境（學校）、又在民風較為淳樸的南部，而且自國中到大學，同學圈都是善意較多，這是他覺得自己很幸運的一點：「可能在學校比較單純，再加上我們可能在南部吧，我覺得在一般大學的話可能就不會這樣。因為不在都市，同學都比較保守、比較好。（研：可是保守通常就是對一些弱勢族群更有刻板印象吧？你不覺得？）就是，對，我的朋友就是既來之則安之那一種，不會怎樣。、、、我覺得我的同學都心地善良比較多，就不會像有些人會陷害你、比較恐怖那一種。」此外，阿基說明可能自己外在行為表現比較不「娘」（或 CC），所以較不容易成為被欺負的對象：「他們可能比較那個 CC 吧，所以可能會比較（被）捉弄啊、嘲笑。」一般人對於男同志的刻板印象，也會影響到同志的差別待遇，阿基雖然沒有明顯表現出較為陰柔或女性化的傾向，但是他的許多動作還是很細膩，而他也不會刻意去掩飾自己的這些行為：「有時候我會穿那種襯衫，這邊就是有花這樣子，然後我朋友說『這樣子很娘很 gay』，我就說『啊我就是 gay 呀』，啊就不會怎樣我覺得。」目前社會走向中性，對於同志或是異性戀者來說應該是好事：「有很多那種 straight 的，然後他們也都穿，現在很多衣服都是越來越變向中性，所以跟這種性向沒有什麼關係，然後我覺得也還好。」有些 gay 很 man，有些卻是異性戀溫柔漢，阿基說：「現在越難分辨了，這個社會亂了（大笑）。」阿基自己本

身也有一些女性化的行爲，之前也將這個行爲與男同志作連結，到了大學才懂得做切割：「對，我到了大學才知道（CC 的不一定是同志）。」對於一些是同志又不承認的人，阿基說：「就承認哪，也不會怎樣啊！然後對自己有信心這樣子。」這也點出了「自我肯定」是最好的抵擋武器，而不要因爲自己的不同性傾向而貶損自己！但是別人的條件可能與他不同，因爲阿基基本上有課業方面的優勢，這在我們社會價值上比較受到重視，也會產生所謂的「月暈效果」——功課好，其他方面應該不差。由此也可以看出一般社會大眾對於性別的刻板印象與要求(Lever, 1978, cited in Rivers, 1997; Negy & Eisenman, 2005)，連男同志對於女性特質也是持有刻板印象（如女性特質就是不好、有礙男性氣概等）。

七、現身的條件

阿基認爲坦承沒什麼不好，這就是他個性中的一部份、也很喜歡，因此對於自己喜愛的對象會主動表白，不去在意是否被拒絕，這也反映了他的自我強度。而在一次參與研究者的研究中，阿基也很自然地就說自己是 gay，幾乎是在研究者感到很突然的情況下表白，於是研究者針對他現身的考量作一些了解，結果阿基開出的條件是「你不是本校原住民」或「非本校原住民」，隨即哈哈大笑。「因爲原住民圈子很小。」也意味著萬一消息走漏，家長可能就知道，而未來阿基希望從事教職，這一點可能更影響自己的性傾向曝光，阿基認爲關於性傾向的知識與認識很重要，他也曾經在家教時提出相關議題與學生討論，詢及未來擔任教師時也會這麼做嗎？阿基笑笑：「沒有沒有沒有，因爲我覺得這個很重要。(新的一代)接受度比較高。」。現身的代價許多同志都認爲很大(Pope, 1995)，阿基自然也不例外！

性傾向這個身分拿掉會影響阿基這個人嗎？我接觸的許多同志表示，只要不提自己性傾向，許多的談論議題都變得不深入、或是受到影響，因此我很好奇阿基的答案會是什麼？「應該就是沒有什麼影響吧，我覺得，就是跟朋友還是一樣。」這似乎與之前的回應說性傾向「擋住

很多」之說有落差。

八、自己身份家人不知道

阿基的家人到現在還不知道他的性向與多數人不同，阿基也不會因此想要「故意」教育家人，說到這裡阿基的情緒似乎突然沉寂下來。阿基家中有父母以及一位兄弟，即便沒有向家人出櫃，但是弟弟似乎知道一些事情：「因為他好像看過我的信過，所以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這就是所謂的「在櫃子裡的戲法」，不去表明也不否認(Brown, 1989)。父親會詢問他有無女友，阿基就以忙碌為藉口，談及婚姻嫁娶的事情，阿基也是虛以委蛇、朦混交待。阿基希望雙親與家人可以知道他的身分，他會希望選擇在無負債的情況之下、有穩定的經濟收入之後才向家人現身。雖然週遭有些人在國高中時期就已經向家人做現身動作，但是阿基說自己看過一些報導，就是說等到經濟基礎穩固之後再做這樣的動作會好一些，所以他也希望等待「適當時機」。太早現身可能需要付出較大的代價，雖然阿基目前幾乎就是自給自足了、不跟家人伸手要錢，但是出櫃並不急於這一時，當然自己還是會常常想、也擔心出櫃後家人的反應，但是想歸想、也沒有用：「就是到時候再想。就像是一個人怕考試，然後你也不用怕，看完就去考就好了。」

「我怕，怕他們知道吧！」阿基說，怕家人的反應：「怕父親再度中風。、、、媽媽可能還好啦，可是爸爸比較（令人擔心）。」四十多歲的老父曾經中風過一次，阿基也擔心父親承受不住太大的壓力，畢竟父母親健在，不能因為一己之私，讓家人為他付出慘痛代價。

九、未來生活願景

擔任教師是他喜歡的工作，因此希望在教育崗位上盡責，「因為導師的偏向（專長）是什麼就教什麼，沒有特別去想過。買個房子，就自己住在裡面，有喜歡的人的話就兩個人一起住這樣子，然後就過這樣的生活，很簡單的生活。」但是原住民文化中的「傳宗接代」也很重要，阿基面對的態度是：「我表姐有跟我講說你是長子啊，以後怎麼辦？也不能叫結就結婚然後要離婚，這樣也麻煩、也是傷害別人啊，也造成很多的

社會負擔。還是會緊張啊，也沒有特別去想。」

「傳統上是這樣子，長子要繼承家屋啦，因為是長子嘛，你要管這個家的事情，比如說家族會議的時候要討論。」阿基意識到文化傳承的壓力（周芬姿，2003），可是也顧慮到道德層面的議題，希望屆時可以有更好的選擇與決定。

十、身分認同的優勢與建議

由於阿基的同志認同路程算是順利的，詢及對於與他有同樣遭遇的人、他會給怎麼樣的建議，他說：「要對自己有信心啊，你反正就是這樣子啊，然後不用去偽裝，然後就怎樣怎樣怎樣，你就承認自己，那別人在嘲笑你的時候你就說『對，我就是啊』然後怎樣怎樣，不要就是就不敢怎樣怎樣。」阿基認為一個人怎麼看自己最重要，只要自己站得住，他人無聊沒有根據的韃伐就不能產生期待的效果，這一點也展現了他的自我強度(Floyd & Stein, 2002)。

如果往後順利擔任教職，阿基也會將時近一些重要議題帶入課堂，所謂的「九年一貫」，這樣也給了他許多發展的空間，因此他覺得原住民同志擔任教職其實也不壞，可以做許多開疆闢土的必要工作。「成績好，、、、就是要表現好。」才可以作為最大的籌碼，這也可以阻絕一般同志會面臨的污名化與邊緣化待遇。「我在一個團體裡面就很容易成為一個領導者，像班長、社長或是隊長。」但是他並不會鼓勵其他跟他一樣的原住民同志像必須他一樣讓自己很有成就：「不會啦，這樣對他/她也太沉重。」每個人的資質與天賦不同，以同樣的標準要求未免不近人情，阿基也明白這一點。

綜合分析

阿基的父母親都是原住民，平日習慣爭吵，對於子女的教育甚少著墨，但是阿基卻可以獨力奮鬥、為自己在學業與家人眼裡爭得一席之地，他的成長過程的精采最重要的是擺脫了原住民階層複製的詛咒，即便扛著原住民同志的污名，還是可以找出自己的位置、走出自己的一片天空！

然而也因為父親的族群背景（傳統父權意識的代表）、傳承壓力（繼承家屋）、以及族群圈狹窄，對於其同志身份也是極大考驗，同志加上對於原住民的污名雙重壓力之下，阿基仍然可以活出自己亮麗樂觀的生活，誠屬難能可貴。對於自己性傾向弱勢的個體，彷彿是重新經歷了「自我發現」的過程（邱珍琬，2002），阿基當然也不例外！阿基的同志認同歷程可以歸納為：發現不同（擔心自己喜歡同性、與週遭他人不一樣）、確認（找資料，知道自己應該是「同志」，也較為心安，同時也會向喜愛的對象表白）、與現身（國二下對好友現身，親友的支持）等三個階段，與 Elizur (2001)所發現的發展較相近（自我定義、自我接受與揭露），相較於 Cass (1979, 1984, 1996)的模式，就是（一）認同困惑與比較，（二）認同接受，與（三）認同整合；雖然他還不能對家人與其他人做出櫃動作，基本上他對於自己的同志身份是不刻意隱瞞的，當然也不會毫無選擇地、太主動做現身動作。

阿基以自己課業上的表現與人緣作為釐清同志被污名化的利器，幸好生長在南部民風純樸的地域，感受不到過大的壓力，然而身為長子有傳承家屋的壓力，加上原住民圈子小，在學校原住民同學本來就不多，只要有一點風吹草動，可能就鬧得滿城風雨，因此他會特別謹慎小心，只選擇可以相信、卻不會外洩的對象做現身動作。走過這段自我尋找與肯定的路，阿基的態度很理性、也展現了自信，雖然之前有慌亂、不知所措，但是因為當時資源很少、也不敢與人談這個禁忌的話題，所以就自己去找答案，這也反映出他個性裡的積極與主動，至少這樣可以掌控的較多、也不會鑽牛角尖。訪談過程中，阿基很自在，也常常發出開朗的笑聲，雖然有些是自我解嘲意味濃厚，但是也看得出他對於自己的自信與肯定。個人特質為應對異性戀思維的資源（吳政庭，2005; Floyd & Stein, 2002），以及肯定自己位置的先備條件，也在阿基身上充分展現，也許也因為阿基的學業能力與人脈，發揮了另一種「月暈效應」——可以讓週遭人看見他的好與優秀、掩飾了他可能「不一樣」的性傾向表現。其自身的性格（要真誠面對、積極）、因應方式（幽默、表現能力）其實

是很大的決定因素，使得其在認同過程中走出與他人不同的道路（吳政庭，2005；Garrett & Barret, 2003；Yarhouse, et al., 2005）；阿基的現身動作很早就開始，只是當時是爲了喜歡對方而讓對方知道，不知道與自己的性傾向有關，後來去找答案、了解到自己「應該」是同志，雖然感受到生活上的障礙，卻無損於其追求真實自我的努力；阿基明白現身的考量是需要冒險的，決定的指標在於是否能保持自己心理上的安全感受，也同時縮小被拒絕或是受到恐同的負面影響(Hitchcock & Wilson, 1992, cited in Taylor, 1999)。

身體情慾開展與情愛感受（瑪達拉達努巴克，2004），讓阿基意識到自己的不同，而在學業成績與人脈拓展的無礙，讓阿基的個人特質成爲認同過程的加數（吳政庭，2005），阿基沒有參與同志社團，但是這無礙於其對自我的肯定與欣賞。雖然阿基本身對於行爲表現較爲陰柔（或謂比較「娘」）的男同志（蔡兆倫，2006）處境很同情，也許他之前也有這樣的誤解（性別的框架），所以也會在後來多一些注意與約束，這可能也讓他有了一層保護衣；他的自我解嘲能力與幽默，不僅讓他贏得了很好的人脈、也是對應外界污名或是奚落的一個有利武器！也許是因爲身爲男性，社會對於男性意識與角色的規範，使得男性的恐同現象更顯著(Lever, 1978, cited in Rivers, 1997; Negy & Eisenman, 2005)，讓阿基也相對地較少同性的好友，雖然有時也上網去與人聊天，卻沒有尋求更進一步的見面或是交往，雖然阿基的理由是「怕麻煩」，這一點也表現出阿基自己希望的親密關係不是虛擬或是短暫的，而是可以真實相對、有情感基礎的深深情誼。

「現身」對阿基來說是自己一向秉持的「真實」人生哲學的展現，當然他也發現只要繞過「性傾向」，似乎許多路都不通了(Yarhouse, et al., 2005)，因此爲了尋求活得真實無僞、與他人有更親密的關係(Alderson, 2003; Pope, 1995)，他選擇適時現身。阿基的現身動作是從國中以後開始，先是對自己心儀的學弟，後來是表姊們，以好友圈爲第一選擇

(Savin-Williams, 1990; Yarhouse, et al., 2005)，人緣廣披與學業上的優勢，似乎協助他抵擋了一些不必要的歧視或阻礙（邱珍琬，2002），雖然他發現自己較少同性友人、異性友人較多（Bell, Weinberg, & Hammersmith, 1981, cited in Rivers, 1997），也讓他看到了自己與其他人的不同待遇，雖然心裡有一些難過、但是更期許自己有更佳的成就，當然他也看見弱勢族群容易被污名化的現實、卻也還無力為他人爭取權益，只希望自己將來有成就、擔任教育工作之後，能夠讓下一代不需要經歷像自己走過的歷程一樣辛苦。與家人之間的關係對於這樣的性向議題還是玩一種戲法(Brown, 1989)，也就是隱隱約約、知道與不知道之間，沒有人願意冒大不諱去揭開來看，反正擔心歸擔心、不明顯就可以相安無事，目前選擇不向雙親現身，主要還是考量老父健康與觀念，也可以說是擔心後果不可收拾 (Cain, 1991; Savin-Williams, 1994)，擔心破壞家庭的和諧(Elizur, 2001)，甚至是擔心家族或是族人眼光、可怕的社會標籤等等，層層關聯相扣、不一而足；這與西方社會重視個人隱私又不同，因為家人關係緊密、是生命共同體，牽一髮而動全身，一旦現身牽扯到就滋事體大、不可不慎歟。對於現身，阿基最擔心父親，怕他承受不住，母親方面倒是預料沒有太激烈的反應出現。

當然身為排灣族的長子，有繼承家屋、傳宗接代的必要，由於阿基本身是排灣族與布農後裔，其認同過程自然還受到種族、宗教（基督教）與排灣族社會階級制度與父權文化的影響（瑪達拉達努巴克，2004；Yarhouse et al., 2005），但是現在阿基選擇不去多想，因為多想無益，只能等待時間流逝，也許屆時社會風氣更進步了，父母親可以接受或他可以不必擔心雙親的想法時，甚至思考出更佳的因應方式也未定。

結論與建議

一、結論

阿基的性傾向認同過程裡的幾個優勢是：好成績（也表示有能力）、主動積極的個性、對自己真誠的堅持、用心經營人脈，他也有很強的自我強度與幽默感，即便失敗了也不會輕易沮喪或放棄，使得他可以在一

路走來，不讓挑戰或困境打倒。其認同過程依序是：發現不同、確認、與現身。阿基的原住民同志身份，當然也讓他感受到傳宗接代與繼承家屋的壓力，但是目前許多的問題不能夠解決、也沒有時間與能力去面對，但是阿基讓自己的生活過得很快樂、真實與自在，甚至可以與好友的女友也建立良好關係。雖然身上的多重身份（男性、同志、原住民、基督徒），讓他更明顯意識到社會標籤與壓力，未來會如何，他也沒有把握，但是秉持終於自己的生活，他也相信應該會更好。

二、建議

每多一重身分（不管是種族、社經地位、教師）對於同志族群都增加了一個變數，這是一般多元文化議題較少觸及的部份。本研究只是針對一位原住民男同志的性傾向與相關問題做初探，希望從他所提供的資料中了解到他一路走來的優勢與挑戰。本研究雖以一次半結構訪談蒐集資料，在設計上較欠嚴謹，但是也有拋磚引玉之作用，這個研究是延續之前的青少年同志研究與原住民研究而來，希望可以從這個小研究探看更多的議題與真相；改進之道也許是採用多元方式蒐集資料，甚至可以讓研究參與者以敘說方式闡述，可能獲得更豐富的資料；或者是邀請更多背景相似的參與者做更多元的生命故事敘說，其廣度與深度更可以彼此觀照。此外，研究者沒有針對阿基的信仰與其性傾向的關係發問、以及其母親的父權族群與傳統作對照發問，也是研究的缺失，未來研究可以以更批判的角度做設計與分析。

參考資料

王思萍 (2003) 從「107 號房」到同志文化研究社—女同志認同、現身與同志學生社團的關係。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林本蕙 (2003) 高中生男同志認同歷程之研究。高雄師範大學輔導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邱珍琬 (2002) 青少年男同志認同過程與實際。彰化師大輔導學報，23，77-107。

吳政庭 (2005) 彩虹國度裡的教師身影：三位高中男同志教師的生命故事。政治大學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吳紹文 (2004) 階級、種族、性身分—從原住民同志之社會處境反思台灣同志運動。世新大學社會發展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周芬姿 (2003) 排灣族 Vusam 觀念下的婚姻制度、配偶關係與親屬結構。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1，14-35。

易言媛整理 (2003) 非父系社會之性別圖像：排灣族、阿美族、卑南族與漢族的對話。兩性平等教育季刊，21，70-93。

瑪達拉達努巴克 (2004) 是原住民、也是同志：排灣男同志 Dakanow 的生命之歌。高雄師範大學性別教育研究所碩士論文，未出版。

蔡兆倫 (2006) 軍中同志人權現況探討。國立屏東教育大學學士論文，未出版。

鍾國誠 (2004) 已婚男同志認同歷程研究。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學系碩士論文，未出版。

Alderson, K. G. (2003). The ecological model of gay male identity.

Canadian Journal of Human Sexuality, 12(2), 75-85.

Brown, L. S. (1989). Lesbians, gay men and their families: Common clinical issues. Journal of Gay & Lesbian Psychotherapy, 1, 65-77.

Cain, R. (1991). Stigma management and gay identity development. Social

- Work, 36(1), 67-73.
- Cass, V. (1979).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4, 219-235.
- Cass, V. (1984).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Testing a theoretical model.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20, 143-167.
- Cass, V. C. (1996).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 Western phenomenon. In R. P. Cabaj & T. C. Stein (Eds.), *Textbook of homosexuality and mental health* (pp.227-251). Washington, DC: American Psychiatric Press.
- Coleman, E. (1989). The development of male prostitution activity among gay and bisexual adolescents. *Journal of Homosexuality*, 17, 131-149.
- D'Augelli, A. R. (1994). Identity development and sexual orientation: Toward a model of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development, In E. J. Trickett, R. J. Watts, & D. Birman (Eds.), *Human diversity: Perspective on people in context* (pp.312-333). Thousand Oaks, CA: Sage.
- D'Augelli, A. R. & Hershberger, S. L. (1993).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 in community settings: Personal challenges and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merican Journal of Community Psychology*, 21,421-448.
- Elizur, Y. (2001). Family support and acceptance, gay mal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A path model. *Family Process*, 40(2), 125-144.
- Esterberg, K. G. (1994). Being a lesbian and being in love: Constructing identity through relationship. *Journal of Gay and Lesbian Social Services*, 1, 57-82.
- Floyd, F. J., & Stein, T. S. (2002). Sexual orientation identity formation among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youth: Multiple patterns of milestone experiences. *Journal of Research on Adolescence*, 12(2), 167-191.

- Garrett, M. T., & Barret, B. (2003). Two spirit: Counseling Native American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people. *Multicultural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31(2), 131-142.
- Hunter, S., Shannon, C., Knox, J., & Martin, J. (1998).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s and adults: Knowledge for human services practice*. Thousand Oaks, CA: Sage.
- Isensee, R. (1991). *Growing up in a dysfunctional family: A guide for gay men reclaiming their lives*. New York: Prentice Hall.
- Kielwasser, A. P. & Wolf, M. A. (1992). Mainstream television, adolescent homosexuality, and significant silence. *Clinical Studies in Mass Communication*, 9, 350-373.
- Mao, L., McCormick, J., & Van De Ven, P. (2002). Ethnic and gay identification: Gay Asian men dealing with the divide. *Culture, Health & Sexuality*, 4(4), 419-430.
- Negy, C., & Eisenman, R. (2005). A comparison of African American and white college students' affective and attitudinal reactions to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individual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2(4), 291-298.
- Newman, B. S. & Muzzonigro, P. G. (1993). The effects of traditional family values on the coming out process of gay male adolescents. *Adolescence*, 29(109), 213-226.
- Pope, M. (1995). The "salad bowl" is big enough for us all: An argument for the inclusion of lesbians and gay men in any definition of multiculturalism. *Journal of Counseling & Development*, 73(3), 301-304.
- Proctor, C. D. & Groze, V. K. (1994). Risk factors for suicide among gay, lesbian, and bisexual youth. *Social Work*, 39, 504-513.
- Rivers, I. (1997).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development: Theory, research and social issues. *Journal of Community & Applied Social Psychology*,

- 7(5), 329-343.
- Rofes, E. (1989). Opening up the classroom closet: Responding to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gay and lesbian youth.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59, 444-453.
- Rosario, M., Schrimshaw, E. W., Hunter, J., & Braun, L. (2006). Sexual identity development among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youths: Consistency and change over time.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43(1), 46-58.
- Rotheram-Borus, M. J., Hunter, J., & Rosario, M. (1994). Suicidal behavior and gay-related stress among gay and bisexual male adolescents. *Journal of Adolescent Research*, 9(4), 498-508.
- Savin-Williams, R. (1990). *Gay and lesbian youth: Expressions of identity*. New York: Hemisphere.
- Savin-Williams, R. C. (1994). Verbal and physical abuse as stressors in the lives of lesbian, gay male, and bisexual youth: Associations with school problems, running away, substance abuse, prostitution, and suicide.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2(2), 261-269.
- Schneider, S. G., Farberow, N. L., & Kruks, G. N. (1989). Suicidal behavior in adolescent and young adult gay men. *Suicide and Life-Threatening Behavior*, 19(4), 381-394.
- Sears, T. (1989). Challenges for educators: Lesbian, gay, and bisexual families. *High School Journal*, 77, 138-156.
- Taylor, B. (1999). "Coming out" as a life transition: Homosexual identity formati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health care practice. *Journal of Advanced Nursing*, 30(2), 520-525.
- Williams, W. L. (1993). Being gay and doing research on homosexuality in non-Western cultures. *Journal of Sex Research*, 30(2), 115-120.

- Wong, C. Y., Timothy, D., & Tang, C. S. K. (2004). Coming out experiences and psychological distress of Chinese homosexual men in Hong Kong. *Archives of Sexual Behavior*, 33(2), 149-157.
- Yarhouse, M. A., Brooke, H. L., Pisano, P., & Tan, E. S. (2005). Project inner compass: Young adults experiencing sexual identity confusion. *Journal of Psychology & Christianity*, 24(4), 352-360.

附錄

何時發現自己與人不同？是怎樣的情形？

成長過程中覺得與自己性傾向有關、較具挑戰性或困難度的事情。

與家人關係、家人對你的態度。

自己「懷疑」或「已認定」的性傾向，讓你對自己有甚麼看法？

對於自己性傾向有懷疑到肯定，是經過怎樣的一個過程？可否提出一些發生過的具體事件來說明？

現在自己（在這裡）說出來，又有怎樣的感受？現在你怎麼看自己？

交友與人際關係（同/異性）的情形又如何？有沒有仰慕或欣賞的人？是怎麼樣的人？

對於自己未來生活的願景又如何？希望過怎樣的生活？

有沒有現身的打算？擔心的又是甚麼？

對於其他異性戀的人看法如何？